



蔡有山在晋剧《打渔杀家》中饰演萧恩

■ 传 承

“戏窝子”涿鹿

□ 虽 然



涿鹿县老年大学晋剧社在桑干河畔的滨河公园演出晋剧《打金枝》

涿鹿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子”。

所谓“戏窝子”，就是一个地方“热”戏。“热”戏的人多了，唱戏的人就多；唱戏的人多了，喜欢戏的人就多，戏班子自然就多。一个地方盛产许多唱戏的人和戏班子，老百姓就叫这个地方为“戏窝子”。

据说，戏最初是唱给神的，是为了娱神。在平民眼中，拯救过百姓、扭转过乾坤、伟大且不朽的人物是神。后人怀念他们，为他们塑像摆供品，代代跪拜祭祀；后来觉得这样做依然不够，又往脸上涂色，身上披挂，敲锣打鼓弹琴拉弦吹唢呐。

涿鹿县地处阴山、燕山、太行山的交汇之处，桑干河从中穿过，土地肥沃，物阜民丰。历史上，涿鹿虽地属河北，但与山西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

洪武二年（1369年），春节刚过，涿鹿（当时称保安州）的老百姓被官兵逼迫着踏上迁徙之路，前往居庸县境（今北京昌平一带），险被迁徙一空。永乐十三年（1415年），为充实边防，朝廷开始从山西向保安州大量移民，持续一百多年。这些山西百姓被定格在保安州，却依然保持着故乡习俗，“吃不腻的老陈醋，唱不败的家乡腔，改

不了的乡土音，唠不完的老家常”……

明末，皇太极率十二万后金兵入关，将保安州付之一炬。知州李振挺为重振经济，招来许多晋商。山西梆子诞生后，由晋商带入保安，一举成为涿鹿戏剧的主体，很快进入兴盛时期。

山西省有四大梆子，分别是蒲州梆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进入涿鹿的是中路梆子，传入之初，便被涿鹿人称为“山西梆子”，直到现在。山西梆子节奏铿锵，曲调优美，尤其文场四大件奏出的更是天籁之音，因而颇受涿鹿人青睐。其兴盛时，全县三百多座庙台、戏楼几乎天天有演出，春节期间更是热闹，城乡演出频频。

若问山西梆子在涿鹿有多普及，听这几句话就能知道：《二进宫》不算戏，拾狗粪的唱几句；进了涿鹿县，鸡叫狗咬的声音也是山西梆子味儿。

过往的岁月里，那些没有戏班也唱不起大戏的村子，村民会敲着盛米的小升壳子，打着洗脸的铜盆，像模像样唱起来。那些虽然有戏班但置办不起行头的村子，就抹上脸子，披着包袱皮、褥单子、围裙，也要登上台一板一眼地唱。有条件的点两盏煤气灯，没条件的用铁丝捆住旧棉花，蘸

上麻油吊起来点着，叫作“点棉花蛋子”。层层叠叠的农田和乡村三面连绵不绝的大山把农民的生存空间挤压得很小，只有走上舞台，他们才能放声一吼，尽情哭笑。每个人都需要舞台，谁都渴望自我展示。土坯石头垒就的戏台上，人们尽情歌唱，唱的是戏，宣泄的却是对生活和土地的复杂感情。

张家口以及山西的艺人都知道涿鹿县是个真正的“戏窝子”，这里的戏不好唱，观众欣赏水平高，也非常挑剔。你唱好了，不一定有人给你鼓掌叫好；演砸了，却肯定会拉着长声一起喊“堆”，也就是喝倒彩。于是就有了“山西的演员要想出名先得在张家口唱红；要想在张家口出名，必须在涿鹿唱红”的说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涿鹿的山西梆子形成一座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峰，产生了一大批叫响张家的名角，如背锅生、刀劈生、马武黑、月月鲜等。这些名角各有佳话，如马武黑的笑，那真是别具一格，酣畅淋漓，鲜亮自然，极富感染力。有一年在张北唱戏，他饰演法海，一声大笑，把戏台附近草滩里放牧的骡马也惊得一起嘶鸣。

一代名净蔡有山武工、架工俱佳，开打之中

眼疾手快，动作干净利落，背扎靠旗、头戴雉鸡翎、腰挂宝剑也能做高难度动作，浑身下下的装饰物不磕、不碰、不挂、不乱，人称“勇猛武生”。有一次，他在涿鹿演出《打龙袍》，观众达8000人，卖票处的栅栏都被挤坏了。他不仅演技高超，戏德也高尚。他患有严重的疝气，腰间常年缠着带钢丝的腰带。1961年，剧团在沙城新落成的剧场演出《大闹府》，他饰演卢俊义，穿着五寸高的靴子从两张桌子擦起来又加了一把椅子的高处做“垛子叉”，落地后，还要四肢跳起来，以肚脐为中心旋转360度，不幸被腰带里的钢丝扎破了肠子，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他强忍疼痛，到后台简单包扎后又返回台前，直到把戏演完，卸了妆才发现肠子被扎穿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派车把他送到北京的医院，立即手术，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恐怕就命没了。

涿鹿人“热”戏，几乎村村有戏班儿。

地处涿鹿西山深处的屈庄村只有百十户人家，但很早就成了班儿，以“蹦蹦戏”和二人台为主，行头大都是自制的廉价布衣。当时十里八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屈庄戏不用问，一人一根檀木棍”，言其条件简陋。1964年前后，村里出资请来专业师傅，利用农闲时节，排演了整本大戏《六月雪》《乾坤带》《下河东》等，雇木匠、裁缝做了戏服和刀枪剑戟，又发动群众集资为戏班购买服饰。百姓都很清苦，但还是拿出了从牙缝里省出的钱。村民谷永德大冬天连件棉袄都没有，一直穿件山羊皮袄，腰间系条麻绳，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仅有的七块钱——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让人物出彩，演员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四顷梁村的业余剧团1970年正月里去外地演出，冰天雪地，穿河风异常常寒冷，演《沙家浜》时，演员一出场，仍然如往常一样，绿裤白布衫，袖口挽到胳膊弯，赢得一片掌声。演员陈建明为了扮好杨子荣，头戴虎皮帽子，外套黑长衫，里面是虎皮背心，靴子的脚面箍着虎皮罩面。其实这些装饰都是他用双层牛皮纸做的，他用红黑颜料勾出虎皮的斑斓花纹，用烟盒的锡箔纸点缀其间，煤气灯一照，闪闪发光，极为引人注目。散戏后，几个大爷非要上台看看这是一件什么“宝贝”，看后大笑不止，连连夸他：“真有你的！”

那时候，戏班到外村演出时并不约定吃饭与

报酬，由大队分到各家各户，村民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戏班，吃得好的有炸糕、夜面，最次的也是小米豆饭。演出结束之后，有管饭任务的人家来到台下，这个喊：“我家两个！”那个喊：“我家三个！”有的直接点名：“我要杨子荣！我要铁梅！”

上世纪90年代的涿鹿，戏曲进入低谷，除了个别村镇庙会期间邀请外地剧团唱几场山西梆子，其余时候就是老人去世后请鼓匠班子唱几天坐场戏。老人活的时候看不上戏，去世了，怎么也得上台唱几天坐戏，否则就是不孝。那时人们在家里不敢大声唱山西梆子，也不敢播放山西梆子，怕被说是家里死了人，山西梆子在涿鹿沦为“丧葬文化”。但山西梆子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不敢大声唱就小声哼，就小音量播放。

唱戏离不开戏台。涿鹿县明清时期的戏台都是与寺庙连在一起的，是寺庙的组成部分，故也称为“庙台”；又因与音乐戏曲有关，也称“戏楼”“乐楼”。新建的戏台使用前有一个仪式叫“轰台”，也叫“打台”“镇台”“祭台”等，有“文轰”“武轰”。选个良辰吉日，在台上杀掉一只公鸡，鸡头挂到台子的大梁上，然后放鞭炮，这是“文轰”；“武轰”要上锣鼓，由花脸演员手执兵器，口中念念有词在台上转几遭，然后杀鸡，鸡血洒在台子四周，点燃黄表纸，把鸡头挂在大梁之上，鸣放鞭炮。

爱戏的人都知道，好多戏是让人分辨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打金枝》里唐代宗礼贤下士，郭子仪居功不傲；《黄沙岭》内奸王荒淫无道；《明公断》中陈世美贪恋富贵致身首异处，包拯刚正不阿世所共仰……一部戏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更映衬着一个家一个国的兴亡衰败。演的是大千世界，传的是生存智慧。

千里桑干，文汇涿鹿，繁华逝去，更见真淳。戏曲的魅力无法阻挡，一旦入门，便终生难以放下。喜欢一样东西有时候得赶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触动，就是越过门槛的那一瞬间。也许哪一天，那些喜欢劲歌热舞的年轻人受到触动，会突然痴爱戏曲。如今文化虽然多样，但戏曲毕竟是多少代人打磨过的好东西，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始终有人无怨无悔地坚守弘扬。只要传承得法，耐心等待，戏曲的美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连山（外一首）

□ 华 海

四月八，牛王生日
七月七，戏水狂欢
壮家人的节日一个个从山野长出来
就像草地上开出的蝴蝶花
丛林里结出的蜜柚子
山连山，水聚水
阿妹歌声飘进双龙山的晚霞
阿哥擂鼓震撼蒙响的河谷
竹园寨的泉水与古松遥相呼应
欧家梯田稻谷的金黄层层隐入云雾
一部四时节气书写的密码图谱
就藏在山岭的深处
留给一群追赶云朵的山羊去解读
山歌悠远，傍晚的风越吹越慢
我的思绪是一只红蜻蜓
在夕光下闪动，翅膀透明而轻盈

归 来

从清远的山野间
带回红薯、芋头、菜心
也带回溪水的清响和岭上的烟云
虚实之间，与生活拉开的距离
又让心灵回到生活本身
山野的自然气息，吹得石头开窍
把一支疲惫、沉重的笔交给空灵
你从劳作的身影看到涌动的泉流
从鸟鸣和落叶的声响
听到季节起伏回环的节奏、音韵

从清远的山野间归来
一路节气、烟火和人情
光阴，浓缩了大半生的行程
你仿佛回到当年，一只南飞的燕子
刚用双翼剪开轻雾缠绕的早春

那次送行（外一首）

□ 曾新友

人生的过道
有一个记忆的背包
打开往事
有几种杂陈的味道

火车的双轨
载着各人不同的心情奔跑
超过两分钟小站停靠车门闭合
促成多年回首往事依然激荡着心跳

血缘的分量
瞥见一个眼神
平静的脸色后面
都在翻滚波浪
返程的忐忑
心依然安放在故乡
……
美丽飘飞的风筝
扯在一条亲情的线上

赏南岭瀑布

前程一定有知音在等
急切的心涌动着
破壁跳崖的运动
是赌一次精彩的人生
碎了也要碎成水晶
通透的思维
活跃了动脉
呐喊着沸腾
认定远方深厚的情怀
——哪能不延伸自己生命的根

飞霞山的森林

□ 唐德亮

避天蔽日的绿云下面
是野雉山鸡们出没的天堂
森林倒映在峡谷的河流
动的是影子，不动的是树根
阳光在林子中穿梭。寻找
那只歌喉甜美的白灵
红耳鹎、黄苇鹪、黑鸢、棕背伯劳、灰喉山椒鸟……
纷纷亮出它们的美翅
许多爱情也在森林里成熟
像遍山的杜鹃灿灿地燃烧

我试图用目光深入绿云
看它究竟隐藏着多少
绮霞、仙女、泉韵、鸟鸣，以及
多少万根绿色的琴弦……

笔架山溪水之谊

□ 胡 伟

唯有清澈欢快的小溪
才能让幽深的山谷生动起来
偶尔飞过不知其名的鸟鸣提醒
溪边几个男人脚印

溪水是微凉的，带有体温的鱼
可以感知前方的海洋
岸边的竹子不能感知
我们不能

溪水的欢快，在我们到来之前
并不存在
我的手伸进小溪
洗涤之后
溪水的欢快通过连续跌宕的声音
传达出来
我们的声音和身影
沿着河滩和它一起流向入海之前的江水

那一刻，溪水潺潺
从心里流走，刻下一帧记忆

走近峰林（外一首）

□ 林 萧

时间静止
云朵慢下来
如何走近峰林
如同亲近一个人
亲近阳光和一朵盛开的花

路过的蜂蝶
传递峰峰之间的秘密：
矗立，只为有尊严地活着

一棵树是一座峰林
一朵云是一座峰林
一万座峰林的深处
一万户人家的烟火气息

此刻，风声、鸟鸣声划过
峰林始终一言不发
沉默是它最好的诉说

山村的早晨

清晨醒来的时候
山村也刚刚醒来

绿叶和花朵拥抱着
我居住在乡下的房子
一缕轻烟似的雾霭
在村庄上空缓缓流动
天空蔚蓝得多么纯净
云朵洁白得令人心疼

在七月的日子里
我穿行于山村的每个角落
呼吸着清新温柔的空气
多么想长成门前的一棵树
将根深深扎进故乡的泥土
终生都不再挪开一小步

丰收的音符

□ 邓维善

稻穗按下颗粒
敲响成熟的曲调
一片金黄在田野飘荡

枝头上的果实
丰满一串串
撩人的韵律

甘蔗的叶
在秋风里拨弄
甜蜜的音节

鲤鱼划动翅膀
在浪花里激扬
河流的音阶

汗水的嘀哒声
在大地上跳动
丰收的音符

草原的夜

□ 吴桂芬

星星是夜空筛选的物种
密码似的穿行
只有北斗星用了真名
天空很矮
长不高的是与大地相接的念想
移动的云 冥思苦找不出静止的理由
月亮心无旁骛，空旷的草原
举足轻重
重要的时刻显得空洞
夜莺的叫声可有可无
毕竟
它的歌唱得再好，也不及一阵晚风

贤令山

□ 彭 桐

城里一条大道慢跑到山脚
把它立起来看
肯定是只高脚酒杯

那水帘洞流出的清泉
自然是酒，不饮也醉人

那静守各处的摩崖石刻
每天和风云一起酝酿
是另一种酒，时间越久越醇厚

你不会细究，每眼泉每个字的含义
却会细品其形其貌其神其味

下山，又一阵友情风来，刚好
替你再喝一大口
夕阳顿时红了脖子

清远北江夜韵

□ 曾纪勇

倚靠大理石
默对舞动的波光
摆弄杆线

身后锦绣已忘
对岸繁华不想
专注点点沉浮

生态文明 绿美清远

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